

主題：親情與文學

三人餐桌

徐嘉澤

悶熱的廚房內一個圓凸著肚子，佻大身軀的男人，站在大炒鍋前，額頭微涔著汗，桌上已經擺上了剛上桌的鹹蛋苦瓜、薑絲炒大腸、糖醋排骨，那男人從鹽罐中舀了些許鹽，又添了些醬油，輕快流利的用鍋鏟翻攪著鍋內的雞肉，最後快速的灑上蔥花和辣椒調色，將一盤冒著熱氣的宮保雞丁往桌上一擱，他朝樓梯間大聲地吆喝著小孩下來用餐：「下來吃晚餐了，阿和。」

隔著一扇拉門外，那男人的老婆在外頭幫客人理髮，那味道像拉長的手臂及力的往外延伸，一攬住人，便順著鼻子爬伸進去，那女人的胃順著氣味翻攪著，「肚子餓了呢！」她心裡思忖著，瞥向椅子上另一個客人，再忍耐一會就能吃飯了。

樓上跑下一個二十六歲左右的年輕人，下了樓，先開了拉門看了一眼，那母親繼續剪著頭髮，電風扇嗡嗡作響，電視傳出人聲，客人專注的看著鏡子，另一個坐在椅子上，呼吸配合著電風扇的聲音一吸一吐著沉重的氣息，他關上拉門進到父親在的廚房，桌上擺著熱騰騰冒著煙的菜餚。

那父親要他嚐嚐：「味道如何？會不會不夠味？現在味道都嚐不出來，都只能憑感覺加。」

那青年長了一口鹹蛋苦瓜說著：「味道很好啊！」

「不會太鹹嗎？」她父親擔心地追問著，邊用手將臉上的汗拭去。

「不會啊！剛好。」那青年從冰箱倒了些冰水去暑，廚房內的熱氣不斷圍繞著，就像嘴裡的味道一樣，有些濃得散不開，一直到他喝下了口水才覺得輕鬆，「爸，要不要喝一點？」

他父親搖了搖頭，那青年夾了另一道菜吃著。

那父親像是想到什麼的從位置上站了起來，今早他才去市場挑了條新鮮的魚，那魚陳列在台子上，新鮮的鯉一張一合的，魚鱗散發著銀亮的片面，他抓起一條魚，那魚大大地擺動尾鰭，那魚商說著：「頭家你很識貨呢！這條魚很新鮮，今早才捕起來的。」

他定定地抓起那條魚，要老闆幫忙去掉魚鱗和內臟，老闆用刮板快速來回在那肥碩的魚身上刮下鱗片，接著用魚刀從腹部一刀，掏出了內臟，用身旁的水隨意沖了一下，便交到那父親的手上。

那父親燒了一鍋開水，從流理台取出砧板，將冰箱的魚放在上頭，將魚快速的切成幾塊，放進薑絲、撒了些鹽和味素，將魚丟入。那青年從位置上站了起來，走進拉門拉開朝外瞧了一眼，原本坐在小板凳上的客人已經坐在理髮椅上。

那母親看了他一眼說著：「你和爸爸先吃。」此刻的她肚子像在湯裡沸騰的魚一般，咕咕作響著，她嚥了口水，繼續專注地剪著客人的頭髮，那青年拉上拉門前，外頭又走進另一個客人，坐著原先那小板凳空下來的位子。

那青年回到廚房說著：「還有客人，爸一起先吃啦！」

那父親看著沸騰著中的魚湯，醫生囑咐他不能吃太鹹太辣有刺激性的東西，不能抽菸喝酒嚼檳榔，不能熬夜太疲累.....不能，他記不太得了，現在能做的除了喝普通的白開水之外大概就是等死，他不知道自己還能做什麼。

他將做好的湯端上飯桌。

「現在吃什麼都沒味道了，吃這些做什麼？」那父親說著，不自覺將桌上的菸點著，深吸了一口又將菸置在菸灰缸中。

廚房內的熱氣悶在裡頭散不去，那青年不知該怎麼回應，生硬地回著：「爸，不然喝點綠茶好了可以抗癌。」他站起身來要去拿茶包，那父親說著：「你吃飯就好了，我自己來。」

那青年看著眼前的父親，整個下頰經過一次手術被割除，現在是用人工的下巴，整個口腔內側原本都包覆著癌細胞，曾經存在的部位如今已不再存在，或許說被其他存在的物體所取代，但是癌細胞卻向四處逃竄，動過手術之後，醫生仍無情的宣布癌細胞擴散到淋巴腺，那父親的人工下頰外頭用大腿割除下來的皮膚包覆著，臉上兩層差異性的顏色，他將口罩戴了起來，僅露出眼。那父親回憶著那口中的味蕾，鼻息間聞進的味道，他被割除的半截舌頭，似乎觸動到那不存在的物體，不存在的口腔似乎分泌出口水，他吞嚥了口水，但喉間卻感到刺痛，那場關於美食的夢境消失了。

桌上的食物閃著油光，那青年細心吃著，卻不時注意著父親的舉動以及從拉門小縫間瞥向外頭的母親，剪髮椅被橫放下來，母親正在幫客人剃鬚渣。他看見母親開著一盞燈，白盞的燈將光全照在客人臉上，他母親專注的抹上一層薄薄的刮鬚膏。

「還不來吃，飯菜都要涼了。」那父親探頭朝外看了一眼，音量大小恰巧的落入到那青年及那母親耳中。

「爸，你也先吃一點。」

那父親喝了口自己泡好的綠茶，他想起自己早已消失的下排牙齒，連咬碎食物都成了一件艱難的事情，他從冰箱出內拿出豆花囫圇地吞著，邊對那青年說著：「我不餓，你先吃，等你媽忙完我在和她一起吃就好了。」

那母親用刮鬚刀順著客人臉的弧度，輕輕帶過那刮鬚膏被推擠到一側，鬚渣黏落到刀片上，帶刮完後，又敷上一層熱毛巾，另一個新來的客人不安地看著牆上的鐘，那母親朝小板凳處說著：「拍謝啦！客人，快輪到你了，再等一下嘿！」她順著那客人的眼光望了牆上的鐘，已經八點多，她覺得自己的胃變得空蕩蕩的，但又像有無數的小針刺向自己的胃底。做這行業好像就習慣這樣的生活，有客人在時沒有辦法走開，只能一個接一個的剪，她在心裡安慰著自己：「再一下子，再一下子就好了。」而從胃裡發出的回響已經被電視聲所掩蓋住。

青年仍舊以極慢的速度夾菜配飯，然後再喝口冰水，從父親動過手術後，他的父親顯得不太完整，口腔內壁、舌頭前半截、下巴和原本的父親不同，然而實際上不同的不僅是外觀，而是內在，那青年覺得他生命中熟悉的父親不斷以口罩阻絕任何的關心，父親拒絕做進一步的溝通，唯一和家人相處的時間便是在餐桌上，一如沒生病前般，盡責的在廚房弄出一頓吃的，好讓一家人在同一飯桌上吃飯。飯桌上的菜餚味道變得有些混濁，和記憶中的味道不甚相同，有時過鹹、有時過甜，不過料理的方式和之前都是相同，外表看似相同的菜餚味道卻嚐起來不一，那青年和母親在飯桌前總盡力維持著和之前相同的氣氛，父親會像飯館中初作菜餚的學徒般擔心地問著：「味道還好吧？」接著像住在頹圯巷弄中自怨自艾的老人般說著：「現在任何味道我都吃不出來了。」然後氣氛凝結在那，那母親和青年只能回應著：「和之前的味道都一樣很好吃。」

那父親坐在一旁看著自己的兒子用餐，他試著想像某道菜餚應該是怎樣的味道，好比那道鹹蛋苦瓜，料理前要先將苦瓜切片，鍋子內悶點水然後將切片苦瓜悶個十來分鐘，等到苦瓜變得熟軟才將鹹蛋切碎放入，那蛋黃在鍋裡蔓延開來將苦瓜包覆著，那時夾進嘴裡的味道會是鹹中帶著苦味，以及蛋黃黏稠的口感帶著苦瓜的清新脆度，那父親不自覺的將上下顎咀嚼，但霎時發現口中有的只是汨流出來的口水。他又喝了口杯中的綠茶，記憶中的綠茶應該帶著點清香和苦澀味，但如今喝進去的和一般的開水差不多。那些食物明明可以經由大腦指認出來，那是鹹蛋苦瓜、那是薑絲大腸、那是糖醋排骨、那是宮保雞丁，但味覺的記憶卻彷彿憑空的消逝掉，況且只要稍微有刺激性的東西入口，兩旁未被消除的口腔內壁會覺得刺痛，而吞嚥時咽喉也有灼熱感，醫生告訴他，由於太晚治療整個癌細胞早已經擴散開來，要他做好心理準備。

那青年想著四年前，在相同的廚房內，父親抱怨著當吃到辣椒、胡椒、薑片或蒜頭時，口中會有辛辣感，像是成群的小螞蟻在叮咬著口腔一樣，那父親說著可能早期檳榔當成點心吃，裡頭的口腔粘膜都被石灰破壞掉，那青年囑咐著四年前的父親說著：「爸，要去給醫生檢查啦！」只是時間的流逝比人們所感受到的快，四年後那或許開始令人不以為意的小傷口，已經經過癌細胞的累積增築而隨著淋巴管四處擴散。四年後的現在，那青年不知該說些什麼，看著眼前的父親，他懊悔著思年前應該堅決的帶父親去就醫，或許就不會造成現在這個局面，他將空掉的碗小心的盛了碗魚湯。

外頭工作的那母親盯著牆壁上的鐘，已經八點半眼前的客人也洗好正在吹乾，轟隆隆的聲音，她似乎想到什麼走到店門口，將鐵捲門放了下来，才又繼續替客人吹著頭髮，翻攪的胃讓她只能大口大口的吞著口水，原本飢餓的腸胃似乎像在抗議反撲似的，有如一隻手緊緊將她腸胃一把揪住，口中忍不住的發出一聲痛息，一直到幫客人抹上髮雕，收下客人錢，將客人送走，關上那扇門，她終於覺得鬆了口氣。一地板的頭髮散落在那，一桌子的工具也未整理，她沒有心思理會，拉開拉門，廚房的熱氣一股襲來讓她差點站不住腳。她瞥向坐在餐桌前的兩人，一個靜默地喝著湯，一個不發一語的點著菸，看著瀰漫在這小小的四方空間中。她抱怨了一句：「都病成這樣了，還抽什麼菸。」其實她自己也知道，從那父親動過手術後，已經不抽菸，頂多吸了一口放在菸灰缸內，像是欣賞藝術品般

地看著，或是成癮般地聞著。

「工作到那麼晚，一家人要在一起吃飯的時間都沒有。」那父親嘴裡抱怨著，卻站起身來替那母親添了一碗飯。

「我不工作，我們一家人早就先餓死了，還能坐在一起吃飯啊！」那母親將多年的積怨如同往常般的述敘，這故事在這家中已經被說上不下數百、數千次。

那青年將手上的碗往桌上用力一震，說著：「你們是要吵架還是要吃飯啊，要吵架你們吵就好了，飯我就不吃了。」他看了手上的錶，這頓飯他也吃得夠久了。

然後一家人的動作像是停格的戲碼，下一瞬間在那母親說著：「吃，吃」才又恢復動作，那母親夾了桌上的菜大口的塞進嘴裡，過鹹的味道不斷在嘴裡散開，「加了幾匙鹽巴啊？」她在心裡抱怨著，又扒了好幾口白飯進去，氣定神閒地說：「天氣很熱，我喝杯冰水茶。」

那父親緊張地問：「味道如何？」

那母親說著：「都一樣，當初會嫁給你就是你很會煮菜，幸好現在還是一樣會煮……」

那青年笑著站起來替他母親倒了杯冰茶。那青年和母親都知道這樣的戲碼再演也演不了多久，他父親將臉上的口罩拿了下來，拿了碗替自己盛了碗魚湯，想到自己遲早會變成市場中的那條魚，只能在賣台上將嘴一張一合地，直到被挑選上的那一天，才能真正的得到休息。

.....

原載 2005.10.2 《中國時報》

本文獲第二十八屆時報文學獎短篇小說首獎

選自《九十四年度小說選》，九歌出版社，2006

賞析：

徐嘉澤，高雄市人，1977 年生。屏東師學院特殊教育研究所畢業，現任國立佳冬高級農業職業學校教師。作品曾獲玉山文學獎、教育部文藝創作獎、大武山文學獎、時報文學獎。

〈三人餐桌〉這篇小說在冷靜細膩的筆調中，寫出一家人綿密的感情。作者藉著「吃飯」這件事，把家人間微妙的互動，寫得很感人。患病的父親儘管失去味覺，在有限的生命裡，仍執意為家人準備一頓豐盛的晚餐，時時關心著食物的味道對不對，即使死亡的訊息籠罩在餐桌上，家人仍積極的心態去面對，表面上不善言詞的家人，雖然沒有甜言蜜語，卻用滿滿愛的心包容著過鹹的菜餚和變調的味道。

作者用很長的篇幅寫父親煮菜時的神態和心情，母親在一旁工作替人理頭髮，眼神始終離不開廚房的範圍，而那青年阿和，對父親濃濃的情感和關心也圍繞著父親的菜餚中。小說中，並沒有太多冗長的對話，三個角色分別透過心靈的活動和情境的描寫，讓我們對他們之間的關係有了更深一層的解讀。那就是，行動的支持就是一種愛。

全篇有一種默默接受命運擺弄卻無可抵抗的悲愁。但日子總是要過，阿和一家人的心彼此緊緊的相繫在一起，各盡本分努力的存活著，也寫出生活中小人物的堅韌個性。末尾，母親的一句話「當初會嫁給你就是你很會煮菜，幸好現在還是一樣會煮……」，道盡親情中始終如一，最溫暖也最深刻的情感。

——品味時間——

- 1、在這篇小說中，說說令你印象最深刻的一段文字。
- 2、你覺得對親人的愛，可以透過哪些方式來表達？
- 3、面對親人走向死亡的心情，你覺得小說中主角的心理調適如何？
我們又該如何面對？